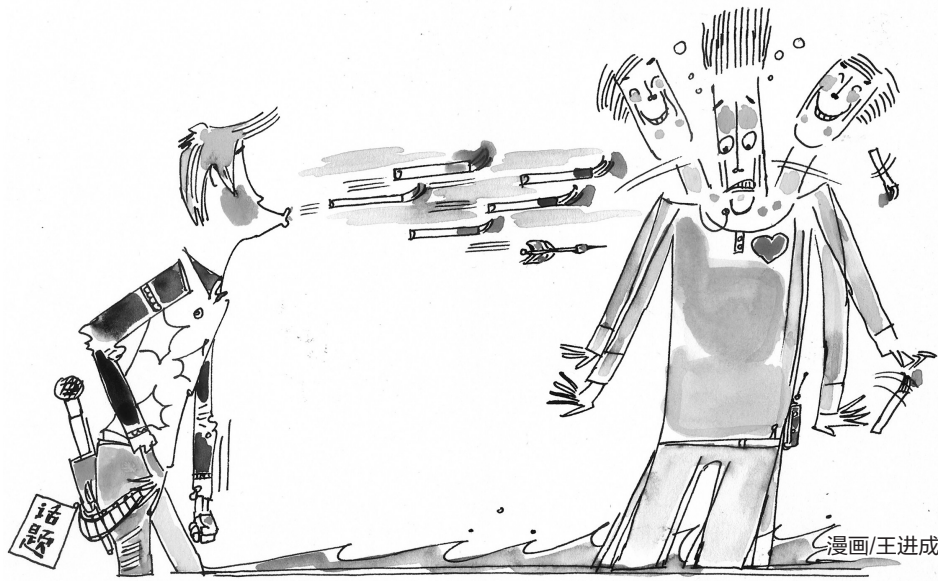


议
事
坊

网络打破话语垄断，突破了我们的身份限制和层级观念，让无数人在释放思想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片自由天空。我们变得不惧碰撞，不惧后果——既是面向别人也是面向自己的后果。

燕都融媒评论员 刘采萍

无边界吐槽，
太过入戏还是失去自律？

《吐槽大会》这档很火的网络综艺节目，已经第四季了，开始有人议论它的创作者是不是快要江郎才尽。不料，最近因为两位节目嘉宾的表现，这档节目再次成为是非流言的焦点，网上大小公号和许多博主为一个关于“吐槽文化”的话题展开了激辩——

什么样的吐槽会让你翻脸？你会为别人的吐槽设置边界或者禁区吗？如果有，这禁区的大小是否与一个人的涵养气度有关？

1/

惹起事端的嘉宾是郑钧和大张伟。两位都是在中国摇滚时代留下过星光的歌手，又都不甘心随摇滚力量沉寂而隐退，于是在当下流行文化中重新找到了舞台，既要挣钱又想发声，上节目的姿态和各自粉丝群虽然迥异，但其实在“耿直敢怼”这一人设上，倒有点不谋而合。

一双狠角色吐起槽来，火花四溅，网友形容为刀刀见血甚至“毫无底线”。大张伟调侃郑钧在摇滚圈地位不高时，对方还微笑视之，待到这位毒舌同行讽刺起摇滚愤青的虚伪做作，“地上有个

钱包都不捡，昂头踢着回家”，连主持人都看出郑钧有点坐不住，表情起了细微变化——大概这挂吐槽，就是踏过了人家的“边界”。郑钧虽然看上去性格沉静，但一直以摇滚音乐人的锐利和清高出名，这样的吐槽被许多粉丝认为近乎人身攻击了。

实际上，作为观众，我们大可不必对两位明星的“互掐”太过入戏。《吐槽大会》这档节目从嘉宾选择到话题安排，都有严格设计。所谓的“槽点满满”，也不过是幕后创作队伍精心推敲的段子而已。至于看起来接近恼怒的嘉宾们，收了节目通告费，就是走在流程中的作秀艺人，排练、表演一点都不不会少，又何来“难以招架”的焦虑与崩溃呢？

真正令人迷惑的，是这几年从爽文爽剧流行荧屏，到diss、吐槽走红综艺，都能看出一种明显的亚文化现象——“怼无下限”正在大行其道。但是，机智等于露骨刻薄的讥讽吗？触发极端情绪，有助于成熟和包容的情感互动吗？当“吐槽文化”不断向生活渗透，在那些怼天怼地的发泄之中，浮起的究竟是我们的“小任

性”还是“坏品性”，这倒让人有点不敢回答。

2/

热闹爽利的语言，也许包装着犬儒弱智的观点。

“吐槽精神”，曾经是网络文化一种自然而然的美妙伴生物。网络打破话语垄断，突破了我们的身份限制和层级观念，让无数人在释放思想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片自由天空。我们变得不惧碰撞，不惧后果——既是面向别人也是面向自己的后果。

我们对语言的力量充满信心，同时还相信语言其实不会真的产生意义：别人吐槽得越狠，你越要拿出无所谓嬉皮赖脸的劲儿。我可以吐槽别人，表示我有一种权力和能力；而我接受别人的吐槽，表示我有强大的自信——这也被看作迈向成功的必要素质。若你不喜欢吐槽、禁不起吐槽，那你很可能被看作是一个缺少趣味、缺乏幽默、不够包容而又没有宽广视野的人。

所以，像《吐槽大会》这样的场景，很容易就由一个邀请嘉宾开开心玩笑、抖抖语言包袱以制造

“笑果”的节目，渐渐演变成所谓“揭开名人、明星和大牌的角色伪装”，制造越来越大的冲突以逼迫他们“露出真实自我”——其实就是失态——的竞技场。观看掐架的人，往往也代入式地获得一种成就感，似乎自己也正在“吐槽到他底线”或“怼到他发疯”……

然而，“需要看到他人失败的人，自己正是输家”。包容不仅是种观念，也需要行动训练。在看到舞台上的猎物被肆意摆弄却满足了“怼死对方”欲望的时刻，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心比心和对自律自控的坚持。

“吐槽”越来越被当作一个文化标签，覆贴在了所有表达之上。但有多少爱吐槽的人会想一想：思想的开放是最困难的自控，它几乎不可能在一个别人设计和创作的段子集锦中真正完成；它不仅需要语言的丰富，更需要语言的自制，因为语言本来就是思想的外化手段；放纵的攻击性语言，本身就与沟通、理解和包容，南辕北辙。

但愿“吐槽文化”能够回归它的轻松和趣味，也让我们面对它时心态别再继续扭曲。

推荐

信任医学，而非信仰医学

现代医学的进步和人类寿命的延长，常常让我们产生一种幻觉，仿佛“药到病除”“妙手回春”是天经地义之事，哪个医生做不到“起死回生”，便是庸医败类。

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，在人类约4000种常见病中，九成以上是没有药物可治的。医学的教科书《病理学》和《病理生理学》课本上，常常出现的字眼是“病因尚不明确”。

人体多复杂，疾病就有多复杂。上个世纪，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，研究者普遍相信还原论，即不论什么样的疾病，只要找到特定的致病基因或蛋白质，就能对症下药。在这种乐观的预期下，美国在1971年启动世界级抗击肿瘤的“战争”。

44年后，美国肿瘤研究专家温伯格在《细胞》杂志上用“一个完整的循环”来形容医学铩羽而

归：“从最初面对无数难以理解的病理现象的困惑，到树立了还原论必胜的信念，最近几年再回到重新面对肿瘤这个疾病无尽的复杂性。”这种“鬼打墙”般的遭遇只是医学万般无奈中的一种。医学并非实验室科学，它融合了统计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等，个体差异大，经验的作用也不容小觑。

治疗同一种疾病，同一种药物也许对A有用，对B没用，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。因而医生的治疗是在了解病情的基础上，赌一次概率。命运迫使病人和家属不得不参与这场“赌局”。

抉择是痛苦的，意味着责任。德国记者布莱克写过一本畅销书叫《无效的医疗》，有人说这本书号召“我们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，医生只是我们的助手”。虽然这贬低了医生的作用，但指出了医患共同决策的重要。面对复

杂的人体，医患之间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，有权利共同战胜疾病，也彼此承担风险。

当然，了解医学能力的有限性后，在共同决策的基础上，双方的理解就分外重要。信任是医患相处的基础，如果患者处处怀疑医生，对医生和医学精神缺乏必要的尊重，医生时时提防患者，在诊疗过程中步步惊心，甚至为避免风险而采取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”的防卫性医疗行为，那么医患就无法共同战胜命运的转盘。

社会学家卢曼说，信任能将社会中的复杂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简化成可信的和不可信的。在现代大医院中，医生和患者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，对于患者来说，素未谋面却要把身家性命放在对方手里去“赌”，免不了犯嘀咕，更不能容忍一丝失误。

沟通是信任的基础，但现有

条件下，“3分钟”的诊断时间，让沟通变得机械和缺乏感情。医生也不愿如此冷漠，可在一个患者身上花费双倍时间，就意味着有另外一个患者得不到诊治。

信任源于制度，而不是人性和道德。一方面，患者看病难、看病贵，另一方面，医生高强度、高负荷工作却没有相应的体面收入，在现有的医疗服务制度和收益分配体制之上，医患双方很容易将因为制度郁结的情绪发泄到对方身上。治好了，你是天使，治不好，你是魔鬼。

古希腊神话中神医阿斯克勒庇俄斯掌握起死回生之术，一生救人无数，最终却好心遭雷劈死。因为他救了一些不该救的人，遭冥界之神报复。这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悲剧，可不要把它变成自然生死面前，医学的困境。（中国青年报 杨杰）

燕赵都市报

YANZHAO METROPOLIS DAILY

主办：河北日报报业集团

出版：燕赵都市报社

值班副总编：张洪杰

地址：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

邮编：050013

新闻热线：0311-88620000

微博爆料@燕赵都市报

声明：

未经燕赵都市报书面授权，不得转载或使用燕赵都市报及燕赵都市报旗下新媒体所刊载内容。

在线阅读燕赵都市报原创内容，请扫描以下二维码，关注燕赵都市报官方微信、微博及头条号。



燕赵都市报抖音



燕赵都市报快手



微信



微博



燕赵都市报头条号